

法文國學

程鷗夏雨合編



中流書店刊

法 國 文 學

程 鷗 夏 雨 合 編

中 流 書 店 刊

『法國文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

實價二元

編輯者：程鷗：夏雨

裝幀者：錢君匋

發行者：許楊侯

出版者：中流書店

上海天潼路泰安里118號

總代售：
光明書局
五洲書報社
中國雜誌公司
暨各大書局

法國文學序

接受外來的文化，是發揚本土文化的唯一源泉，不但在歐洲的文學史上，我們可以找到這許多事實上的例子，即就把二十年前發生於我國國內的五四運動來看，從民四到民十六之間的新文藝作品在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一大半的力量，還是得之於當日從歐洲繙譯過來的作品，像易卜生，托爾斯泰，安特列夫，柴霍甫，史特林堡，顯克微支，法郎士，莫泊桑等等，在這許多偉大作家的譯文裏，初期的新文學作家接受了他們思想上的，技巧上的遺產，才奠定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塊基石，

中國因地理環境的限制，及語言的深奧，很難與世界文壇相接觸，歐美小說被譯成中文的還是近幾十年的事，但年代雖短，而被介紹過來的各國各家作品的數量，却也有相當的可觀，而所遺憾的是這些散見於各雜誌的譯文至今還沒有一部有系統整理的選集問世。

文學是社會意識形態在文字上的反映，因了作者所處的社會和時代有所不同，因之表現於作品裏的風格內容也便二致，一國有其該國文學的特殊風格，我們要接受世界文學，不外乎往下列二

種研究方法着手（一）從主義的派別來研究。（二）從一國的文學個別來研究。

關於前者，本社已出版了『世界文學叢刊』問世，現在我們再行編印這冊『法國文學』俾有志文學的青年便於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法國的文學在世界文學領域裏向有其特殊的地位，在中國被譯成中文的也復不少，這裏所選的，是從百五十餘種的譯文中經過嚴格選擇的，本書可說是研究法國文學的珍貴寶庫，是文學青年的豐富的精神食糧！

序

莫洛亞原著

一個大師的出處……

黎烈文譯——

巴比塞原著

不能克服的人……

蓬子譯——八

都德原著

最後一課……

胡適譯——十五

莫伯桑原著

二漁夫……

胡適譯——二〇

巴比塞原著

歸來……

祝秀俠譯——二九

A · 小仲馬原著

鴿的懸賞……………沈起子譯——四二

左拉原著

失業……………劉半農譯——八一

巴比塞原著

教師……………祝秀俠譯——九一

比耳·路易原著

絕望女……………徐霞村譯——九七

穆杭原著

俞先生……………李青崖譯——〇五

法朗士原著

正當慈善……………徐霞村譯——一四

A · 莫洛亞原著

連續的事……………黎烈文譯一二二

羅曼羅蘭原著

反抗……………黎烈文譯一二六

巴爾札克原著

無神者之撒彌……………徐霞村譯一四〇

莫泊桑原著

小花臉……………李青崖譯一六五

T·雷米原著

決心……………世彌譯一七五

路易·菲力普原著

小狗……………查士驥譯一八二

一個大師的出處

莫洛亞原著 黎烈文譯

當小說家格萊絲走進畫室的時候，畫家駝石正要畫完一幅靜物畫：幾枝花插在一隻玻璃缸中，幾隻茄子放在一個碟子裏面。格萊絲將那在工作着的朋友凝視了一會，決然地說道：

『不行。』

那一個，吃了一驚，擡起頭，把潤飾一隻茄子的工作也放下了。

『不行，』格萊絲重說着，聲調更強，『不行，你決不會成功的。你畫得還圓熟，你頗有天分，你是很誠實的。但你的畫很平凡，我的孩子。這樣的畫不會動人的，不會引起人家談論的，在一間陳列着五千

幅畫的沙龍裏面，你的畫決不會使得沉眠的觀衆注意的……不行。駝石，你決不會成功的。這真可惜。」

『爲什麼呢？』誠實的駝石歎息着。『我照着我所看見的做，我不希求別的。』

『可是還有一事你得注意！你有一個女人，我的孩子，一個女人和三個小孩。現在牛乳要十八個蘇（Sou）一卅，而雞蛋要一佛郎一隻。並且畫比買畫的人多，而不識貨的蠢物又比識貨的人多。那麼，駝石，你有什麼方法能夠出人頭地呢？』

『工作』

『不要開頑笑。使得這些蠢人注意的唯一的方法，駝石，祇在幹些非常的事情。揚言你要到北極去作畫。打扮得像埃及王一樣在外面徘徊。創立一種宗派。把一些術語拌在一塊，如力的表現之類，並擬出一些宣言。否認動或靜，白或黑，圓周或矩形。發明只能辨出紅黃兩色的新荷馬風畫，圓柱形畫，八面體狀畫四元畫……』

這時，一種奇異而溫和的芳香報告科斯勒烏斯加夫人進來了。這是駝石所傾倒的一個漂亮的波蘭女人。她定閱一些高價的雜誌，這些雜誌化着很大的本錢翻印一些三歲小孩的傑作；她因爲在

這裏面尋不出誠實的畫家駝石的名字，便看不起他的繪畫。她倒在沙發上，瞧着那幅已經着手的畫布，搖着她那頭金黃的頭髮，帶着些兒遺恨微笑着：

『我昨天看見，』她用一種如簧的婉轉的聲調說，『一個現代黑人藝術展覽會。啊！這種藝術的感受性，想像和力啊！』

畫家把他自己滿意的一幅肖像畫轉給她看。

『不壞，』她隨便說，隨後帶着她那如簧的婉轉的聲調，滿身的芳香消失了。

駝石把調色板丟在一邊，倒在沙發上：『我要改行去做保險公司的稽查，銀行的辦事員，警務人員等等。繪畫是最下的職業。由那些愚人做就的成功，祇有那些陰謀家才能得到。批評家不尊重畫師，却鼓勵那些野蠻人。這事我真夠受了，我不再幹了。』

格萊絲一面聽着他的話，一面燃吸着一支紙煙，考慮了一會：

『你願意給這些時俗之徒和偽藝術家一個應得的教訓嗎？』他終於說話了。『你覺得你有能力對科斯勒烏斯加和別的耽美主義者神祕而又嚴肅地宣稱，你十年來就已從事於你的畫法的革新嗎？』

「我嗎？」誠實的駝石吃驚地說。

「聽我說……我去用兩篇很觸目的論文告訴大家，說你創立了觀念分析派。在你以前的肖像畫家，祇曉得研究人的臉孔。無意識的事啊！這是不對的，真的代表一個人的，是他在我們心裏所喚起的觀念。譬如一個大佐的肖像，那是藍色和金色的底上橫列着五條巨大的袖章。一個角上畫着一隻馬，另一個角上畫着一些勳章。一個實業家的肖像，那是一座工廠的煙囪，一隻放在桌上的緊握着的拳頭。駝石，你懂得你要給人家的東西嗎？並且你能夠在一個月裏給我畫二十幅觀念分析派的肖像嗎？」

畫家悄然微笑着。

「一個鐘頭就夠了；而可悲的是，格萊絲，這事可以成功呢。」

「試試看罷。」

「可是我不會吹法螺。」

「那麼，我的孩子，凡是有人叩問你的究竟時，你可躊躇一會，你直對着問話者的鼻子噴出一大口煙，然後說出下面這很簡單的一句話：『你從來沒有看過一條河嗎？』」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毫沒有什麼意思，』格萊絲說，『於是他們便會覺得你這話很漂亮，等到你已充分被他們發現，了解，讚揚的時候，我們便把這事的內幕揭穿，拿他們的狼狽情形來取樂。』

*

*

*

兩個月後，駝石畫展正式開幕之前一天的預備展覽完全成功了。有着如簧的婉轉的聲調，和滿身芳香的那美麗的科斯勒烏斯加夫人，再也不離開他的新偉人了。

『啊！』她反覆叫說着。『這種藝術的感受性，想像和力！啊！怎樣的睿智，怎樣的啓示啊！可是，親愛的，你究竟怎樣達到了這樣驚人的綜合呢？』

畫家躊躇了一會，噴出一大口煙，說道：『親愛的夫人，你從來沒有瞧過一條河嗎？』

於是這美麗的波蘭女人的嘴唇感動着，以如簧的婉轉的聲調說出許多祝語。

年青而著名的勒威格，穿着兔皮領子的大衣，在一大羣人裏面爭論着：『真厲害！真厲害！我早就聽過最卑劣的事情莫過於照着一個模型作畫。可是，駝石，告訴我，你這啓示是從那裏得來的？是從我的論文裏面得來的嗎？』

駝石着實躊躇了一會，對着他的鼻子噴出了一口勝利的煙，隨後說道：『先生，你從沒有瞧過一條河嗎？』

『好極了！』勒威格表示贊許，『好極了！』

這時一個著名的畫商在畫室參觀了一遍，牽着畫家的衣袖，把他引到一隅。

『駝石，我的朋友，你真是一個狡猾東西。這個大可以吹一下。請把你的作品都留給我罷。在我關照你以前，你不要變換畫法，我每年替你銷五十幅……行嗎？』

駝石謎似的抽着煙，不置可否。

畫室慢慢地空了。等到最後一個參觀者出去之後，格萊絲走去把門關上，他們聽到樓梯上喃喃的讚歎聲漸漸遠了。隨後祇剩下小說家和畫家兩人時，小說家快快活活地把兩手插在口袋裏，爆發一聲駭人的大笑。駝石吃驚地瞧着他。

『你看！我的孩子，』格萊絲說，『你不相信我們已經征服他們嗎？你聽到那穿着兔皮領大衣的小把戲的話嗎？還有那漂亮的波蘭女人的話呢？還有那三個年青的美麗的姑娘再三說着：『這樣新！』』啊！駝石，我知道人類的冥頑是深不可測的，但這樣的結果究竟超過了我的期望。』

他說完之後，重又笑不可仰。畫家縐着眉毛，當對方笑得回不過氣來時，突然說道：

「你這蠢東西！」

「蠢東西！」小說家憤激地叫着。「當我成功了皮克修以來的一幅最美的漫畫……」

畫家帶着驕傲的神情把二十幅分析肖像畫看了一遍，斷然說道：

「是啦，格萊絲，你是一個蠢東西。這種畫裏面含着有一些東西……」

小說家驚駭欲絕的凝視着他的朋友。

「這可了不得？」他叫說，「駝石，你記一記看，是誰把這新的畫法暗示給你的？」

於是駝石躊躇了一會，噴出了一口濃煙：

「你從來沒有看過一條河嗎？」

不能克服的人

巴比塞原著 蓬子譯

我知道那發生在羅馬尼亞的牢獄裏，那些活的墳場裏的事情的。我有意上羅馬尼亞去找出來。我和囚犯們談過話，而且得到了他們底信件；在羅馬尼亞和別的地方，我曾經和那些從道夫推那琪萊惠，范喀萊斯蒂等地方的牢獄裏逃出來的人們談過話，許多政治犯，因為布爾雪維主義的嫌疑而定下了罪或幽禁在那裏的，逐漸地都給磨折死了。

許多明白的不能否認的事實圍得我水洩不通，大聲發出了一種類似痛苦的聲音的聲音。今天，我願意放出一點小小的光明在這類事情之一件的上面——在一個人，一件事實的上面。

C布君是羅馬尼亞的一個律師，他是表同情於俄國的。尤其是——而且這也是他的最大的罪狀——他曾做過萊珂夫斯基的書記。他曾經反對比薩拉比亞的歸併的。關於這事件，至少可以說。這是構成一種空前的國際侵略的行爲，一種對於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權利底無恥的挑戰。

布君被幽囚在道夫推那的牢獄裏，到現在已經六年了。長長的六年，他永遠地負着鐵鏈，幽禁在一個小小的囹圄裏，那裏有一張床給他跪臥的，他底手和足已經給鐵的重擔磨折壞了。他吃食和睡覺都在那裏的。在一手的距離之內，有一個罐。這就是一個囹圄裏的唯一的器具了，七十四個月以來，他不曾一次離開過這囹圄。

絕對的祕密圍着他，緊緊地封住他了。不僅不准他接一個客人，從入獄的第一天起，他就不會再看到一個人類的面孔，再聽到一個人類的聲音了。而且事實上也不可能的，因為他被囚在絕對的黑暗裏。這個四壁光光的保險箱裏是沒有絲毫光線的。每天一次，當獄卒拉回了地牢底沉重的滑門，從一個格子遞進來，把一回討厭的羹湯放在他身旁，這時候假使他看到了獄卒底手臂，他是造化好的。

最初，受了人類的本能底拚命的刺激。他打算和這位獄卒談談話，聽聽他底聲音。結果是徒然吧。